

金庸

作品集

28

傲
江
湖

壹

金庸作品集

28

笑傲
江湖

壹

广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傲江湖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39-8

I. 笑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538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80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笑傲江湖

广州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: 510121)

花城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邮编: 510075)

湛江南华印务公司 印刷

(地址: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编: 524002)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字数: 1172 千 印张: 45.125

印数: 61001-81000 册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9 次印刷

策 划: 欧阳群

责任编辑: 柳宗慧

责任校对: 朱 颀 秦 珊

封面设计: 张 朋

发行专线: 020-22377203 020-83780169

ISBN 7-80655-339-8/1·53

定价: 76.00 元 (全四册)

《金庸作品集》广州版新序

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。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，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，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，三联书店版。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，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）百花版早已结束，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，不再续约，从2002年开始，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这次的广州新版，改正了不少错字、漏字。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，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。有几段长的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修订后的版本，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。

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，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，业务上容易联系，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，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，盗印的取缔，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，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。欢迎读者们继续赐予批评指教，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。

金庸

二〇〇一·十一·十三

目
录

一	灭门	5
二	聆秘	45
三	救难	79
四	坐斗	115
五	治伤	149
六	洗手	195
七	授谱	221
八	面壁	259
九	邀客	297
十	传剑	331





那少年哈哈大笑，

马鞭在空中啪的一响，

虚击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长

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

名汉子叫道：『史镖头，今儿再抬

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儿好饱餐一顿。』



一 灭 门

和风熏柳，花香醉人，正是南国春光烂漫季节。

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，青石板路笔直地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门。一座建构宏伟的宅第之前，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，杆顶飘扬青旗。右首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、神态威猛的雄狮，旗子随风招展，显得雄狮更奕奕若生。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。左首旗上绣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黑字，银钩铁划，刚劲非凡。

大宅朱漆大门，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，门顶匾额写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金漆大字，下面横书“总号”两个小字。进门处两排长凳，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个个腰板笔挺，显出一股英悍之气。

突然间后院马蹄声响，那八名汉子一齐站起，抢出大门。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五骑马来，沿着马道冲到大门之前。当先一匹马全身雪白，马勒脚镫都是烂银打就，鞍上一个锦衣少年，约莫十八九岁年纪，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，腰悬宝剑，背负长弓，泼喇喇纵马疾驰。身后跟随四骑，骑者一色青布短衣。

一行五人驰到镖局门口，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了起来：“少镖头又打猎去啦！”那少年哈哈一笑，马鞭在空中啪的一响，虚击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长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史镖头，今儿再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儿好饱餐一顿。”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笑道：“一条野猪尾巴少不了你的，可先

别灌饱了黄汤。”众人大笑声中，五骑马早去得远了。

五骑马一出城门，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轻一夹，白马四蹄翻腾，直抢出去，片刻之间，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。他纵马上了山坡，放起猎鹰，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。他取下背上长弓，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，弯弓搭箭，刷的一声响，一头黄兔应声而倒，待要再射时，另一头兔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。郑镖头纵马赶到，笑道：“少镖头，好箭！”只听得趟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：“少镖头，快来，这里有野鸡！”

林平之纵马过去，只见林中飞出一只雉鸡，林平之刷的一箭，那野鸡对正了他头顶飞来，这一箭竟没射中。林平之急提马鞭向半空中抽去，劲力到处，波的一声响，将那野鸡打了下来，五色羽毛四散飞舞。五人齐声大笑。史镖头道：“少镖头这一鞭，别说野鸡，便大兀鹰也打下来了！”

五人在林中追逐鸟兽，史、郑两名镖头和趟子手白二、陈七凑少镖头的兴，总是将猎物赶到他身前，自己纵有良机，也不下手。打了两个多时辰，林平之又射了两只兔子，两只雉鸡，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之类的大兽，兴犹未尽，说道：“咱们到前边山里再找找去。”

史镖头心想：“这一进山，凭着少镖头的性儿，非到天色全黑决不肯罢手，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。”便道：“天快晚了，山里尖石多，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，赶明儿咱们起个早，再去打大野猪。”他知道不论说什么话，都难劝得动这位任性的少镖头，但这匹白马他却宝爱异常，决不能让它稍有损伤。这匹大宛名驹，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价觅来，两年前他十七岁生日时送给他的。

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，林平之便拍了拍马头，道：“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，决不会踏到尖石，不过你们这四匹马却怕不行。好，大伙儿都回去吧，可别摔破了陈七的屁股。”

众人大笑声中，兜转马头。林平之纵马疾驰，却不沿原路回去，转而向北，疾驰一阵，这才尽兴，勒马缓缓而行。只见前面路旁

挑出一个酒招子。郑镖头道：“少镖头，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？新鲜兔肉、野鸡肉，正好炒了下酒。”林平之笑道：“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，喝酒才是正经事。若不请你喝上个够，明儿便懒洋洋地不肯跟我出来了。”一勒马，飘身跃下马背，缓步走向酒肆。

若在往日，店主人老蔡早已抢出来接他手中马缰：“少镖头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啊，当真箭法如神，当世少有！”这么奉承一番。但此刻来到店前，酒店中却静悄悄的，只见酒炉旁有个青衣少女，头束双鬟，插着两支荆钗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脸儿向里，也不转过身来。郑镖头叫道：“老蔡呢，怎么不出来牵马？”白二、陈七拉开长凳，用衣袖拂去灰尘，请林平之坐了。史、郑二位镖头在下首相陪，两个趟子手另坐一席。

内堂里咳嗽声响，走出一个白发老人来，说道：“客官请坐，喝酒么？”说的是北方口音。郑镖头道：“不喝酒，难道还喝茶？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。老蔡哪里去啦？怎么？这酒店换了老板么？”那老人道：“是，是，宛儿，打三斤竹叶青。不瞒众位客官说，小老儿姓萨，原是本地人氏，自幼在外做生意，儿子媳妇都死了，心想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这才带了这孙女儿回故乡来。哪知道离家四十多年，家乡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在了。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，三十两银子卖了给小老儿。唉，总算回到故乡啦，听着人人说这家乡话，心里就说不出地受用，惭愧得紧，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啦。”

那青衣少女低头托着一只木盘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，将三壶酒放在桌上，又低着头走了开去，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。

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，肤色却黑黝黝地甚是粗糙，脸上似有不少痘瘢，容貌甚丑，想是她初做这卖酒勾当，举止甚是生硬，当下也不在意。

史镖头拿了一只野鸡、一只黄兔，交给萨老头道：“洗剥干净了，去炒两大盆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，是！爷们要下酒，先用些牛肉、蚕

豆、花生。”宛儿也不等爷爷吩咐，便将牛肉、蚕豆之类端上桌来，郑镖头道：“这位林公子，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，少年英雄，行侠仗义，挥金如土。你这两盘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镖头的胃口，你那三十两银子的本钱，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啦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，是！多谢，多谢！”提了野鸡、黄兔自去。

郑镖头在林平之、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，仰脖子一口喝干，伸舌头舐了舐嘴唇，说道：“酒店换了主儿，酒味倒没变。”又斟了一杯酒，正待再喝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两乘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。

两匹马来得好快，倏忽间到了酒店外，只听得一人道：“这里有酒店，喝两碗去！”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氏，转头张去，只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，将坐骑系在店前的大榕树下，走进店来，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，便即大刺刺地坐下。

这两人头上都缠了白布，一身青袍，似是斯文打扮，却光着两条腿儿，脚下赤足，穿着无耳麻鞋。史镖头知道川人都是如此装束，头上所缠白布，乃是当年诸葛亮逝世，川人为他戴孝，武侯遗爱甚深，是以千年之下，白布仍不去首。林平之却未免稀奇，心想：“这两人文不文、武不武的，模样儿可透着古怪。”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：“拿酒来！拿酒来！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马也累坏了。”

宛儿低头走到两人桌前，低声问道：“要什么酒？”声音虽低，却十分清脆动听。那年轻汉子一怔，突然伸出右手，托向宛儿的下颏，笑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宛儿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后。另一名汉子笑道：“余兄弟，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，一张脸蛋嘛，却是钉鞋踏烂泥，翻转石榴皮，格老子好一张大麻皮。”那姓余的哈哈大笑。

林平之气往上冲，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，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，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撒野！”

那姓余的年轻汉子笑道：“贾老二，人家在骂街哪，你猜这兔儿爷是在骂谁？”林平之相貌像他母亲，眉清目秀，甚是俊美，平日只

消有哪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地瞧上一眼，势必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此刻听这汉子叫他“兔儿爷”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？提起桌上的一把锡酒壶，兜头摔将过去。那姓余汉子一避，锡酒壶直摔到酒店门外的草地上，酒水溅了一地。史镖头和郑镖头站起身来，抢到那二人身旁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“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，倒真勾引得人，要打架可还不成！”郑镖头喝道：“这位是福威镖局的林少镖头，你天大胆子，到太岁头上动土？”这“土”字刚出口，左手一拳已向他脸上猛击过去。那姓余汉子左手上翻，搭上了郑镖头的脉门，用力一拖，郑镖头站立不定，身子向板桌急冲。那姓余汉子左肘重重往下一顿，撞在郑镖头的后颈。喀喇喇一声，郑镖头撞垮了板桌，连人带桌地摔倒。

郑镖头在福威镖局之中虽然算不得是好手，却也不是脓包角色，史镖头见他竟被这人一招之间便即撞倒，可见对方颇有来头，问道：“尊驾是谁？既是武林同道，难道就不将福威镖局瞧在眼里么？”那姓余汉子冷笑道：“福威镖局？从来没听说过！那是干什么的？”

林平之纵身而上，喝道：“专打狗崽子的！”左掌击出，不等招术使老，右掌已从左掌之底穿出，正是祖传“翻天掌”中的一招“云里乾坤”。那姓余的道：“小花旦倒还有两下子。”挥掌格开，右手来抓林平之的肩头。林平之右肩微沉，左手挥拳击出。那姓余的侧头避开，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张开，拳开变掌，直击化成横扫，一招“雾里看花”，啪的一声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姓余的大怒，飞脚向林平之踢来。林平之冲向右侧，还脚踢出。

这时史镖头也已和那姓贾的动上了手，白二将郑镖头扶起。郑镖头破口大骂，上前夹击那姓余的。林平之道：“帮史镖头，这狗贼我料理得了。”郑镖头知他要强好胜，不愿旁人相助，顺手拾起地下的一条板桌断腿，向那姓贾的头上打去。

两个趟子手奔到门外，一个从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长剑，一个

提了一杆猎叉，指着那姓余的大骂。镖局中的趟子手武艺平庸，但喊惯了镖号，个个嗓子洪亮。他二人骂的都是福州土话，那两个四川人一句也不懂，但知总不会是好话。

林平之将父亲亲传的“翻天掌”一招一式使将出来。他平时常和镖局里的镖师们拆解，一来他这套祖传的掌法确是不凡，二来众镖师对这位少主人谁都容让三分，决没哪一个蠢才会使出真实功夫来跟他硬碰，因之他临场经历虽富，真正搏斗的遭际却少。虽然在福州城里城外，也曾和一些地痞恶少动过手，但那些三脚猫的把式，又如何是他林家绝艺的对手？用不上三招两式，早将人家打得目青鼻肿，逃之夭夭。可是这次只斗得十余招，林平之便骄气渐挫，只觉对方手底下甚是硬朗。那人手上拆解，口中仍在不三不四：“小兄弟，我越瞧你越不像男人，准是个大姑娘乔装改扮的。你这脸蛋儿又红又白，给我香个面孔，格老子咱们不用打了，好不好？”

林平之心下愈怒，斜眼瞧史、郑二名镖师时，见他二人双斗那姓贾的，仍是落了下风。郑镖头鼻子上给重重打了一拳，鼻血直流，衣襟上满是鲜血。林平之出掌更快，蓦然间啪的一声响，打了那姓余的一个耳光，这一下出手甚重，那姓余的大怒，喝道：“不识好歹的龟儿子，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，跟你逗着玩儿，龟儿子却当真打起老子来！”拳法一变，蓦然间如狂风骤雨般直上直下的打将过来。两人一路斗到了酒店外。

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宫直进，记起父亲所传的“卸”字诀，当即伸左手挡格，将他拳力卸开，不料这姓余的臂力甚强，这一卸竟没卸开，砰的一拳，正中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晃，领口已被他左手抓住。那人臂力一沉，将林平之的上身掀得弯了下去，跟着右臂使招“铁门槛”，横架在他后颈，狂笑说道：“龟儿子，你磕三个头，叫我三声好叔叔，这才放你！”

史郑二镖师大惊，便欲撤下对手抢过来相救，但那姓贾的拳脚齐施，不容他二人走开。趟子手白二提起猎叉，向那姓余的后心戳

来,叫道:“还不放手?你到底有几个脑……”那姓余的左足反踢,将猎叉踢得震出数丈,右足连环反踢,将白二踢得连打七八个滚,半天爬不起来。陈七破口大骂:“乌龟王八蛋,他妈的小杂种,你奶奶的不生眼珠子!”骂一句,退一步,连骂八九句,退开了八九步。

那姓余的笑道:“大姑娘,你磕不磕头!”臂上加劲,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,越压越低,额头几欲触及地面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他小腹,始终差了数寸,没法打到,只觉颈骨奇痛,似欲折断,眼前金星乱冒,耳中嗡嗡之声大作。他双手乱抓乱打,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,情急之下,更不思索,随手一拔,使劲向前送去,插入了那姓余汉子的小腹。

那姓余汉子大叫一声,松开双手,退后两步,脸上现出恐怖之极的神色,只见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,直没至柄。他脸朝西方,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,闪闪发光。他张开了口想要说话,却说不出来,伸手想去拔那匕首,却又不敢。

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似要从口腔中跳了出来,急退数步。那姓贾的和史郑二镖头住手不斗,惊愕异常地瞧着那姓余汉子。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,右手抓住了匕首柄,用力一拔,登时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,旁观数人大声惊呼。那姓余汉子叫道:“贾……贾……跟爹爹说……给……给我报……”右手向后一挥,将匕首掷出。那姓贾的叫道:“余兄弟,余兄弟。”急步抢将过去。那姓余的扑地而倒,身子抽搐了几下,就此不动了。

史镖头低声道:“抄家伙!”奔到马旁,取了兵刃在手。他江湖阅历丰富,眼见闹出了人命,那姓贾的非拼命不可。那姓贾的向林平之瞪视半晌,抢过去拾起匕首,奔到马旁,跃上马背,不及解缰,匕首一挥,便割断了缰绳,双腿力夹,纵马向北疾驰而去。

陈七走过去在那姓余的尸身上踢了一脚,踢得尸身翻了起来,只见伤口中鲜血兀自汨汨流个不停,说道:“你得罪咱们少镖头,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?那才叫活该!”

林平之从来没杀过人,这时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,颤声道:“史

……史镖头，那……那怎么办？我本来……本来没想杀他。”

史镖头心下寻思：“福威镖局三代走镖，江湖上斗殴杀人，事所难免，但所杀伤的没一个不是黑道人物，而且这等斗杀总是在山高林密之处，杀了人后就地一埋，就此了事，总不见劫镖的盗贼会向官府告福威镖局一状？然而这次所杀的显然不是盗贼，又是密迹城郊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别说是镖局子的少镖头，就算总督、巡抚的公子杀了人，可也不能轻易了结。”皱眉道：“咱们快将尸首挪到酒店里，这里邻近大道，莫让人见了。”好在其时天色向晚，道上并无别人。白二、陈七将尸身抬入店中。史镖头低声道：“少镖头，身边有银子没有？”林平之忙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将怀中带着的二十几两碎银子都掏了出来。

史镖头伸手接过，走进酒店，放在桌上，向萨老头道：“萨老头，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，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，迫于无奈，这才杀了他。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。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，倘若闹了出来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些银子你先使着，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，再慢慢儿想法子遮掩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郑镖头道：“咱们福威镖局在外走镖，杀几个绿林盗贼，当真稀松平常。这两只川耗子，鬼头鬼脑的，我瞧不是江洋大盗，便是采花大贼，多半是到福州府来做案的。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，才把这大盗料理了，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，本可到官府领赏，只是少镖头怕麻烦，不图这个虚名。老头儿，你这张嘴可得紧些，漏了口风出来，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，你开酒店是假的，做眼线是真。听你口音，半点也不像本地人。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，早不来，你一开酒店便来，天下的事情哪有这门子巧法？”萨老头只道：“不敢说，不敢说！”

史镖头带着白二、陈七，将尸首埋在酒店后面的菜园之中，又将店门前的血迹用锄头锄得干干净净，覆到了土下。郑镖头向萨老头道：“十天之内，我们要是没听到消息走漏，再送五十两银子来给你做棺材本。你倘若乱嚼舌根，哼哼，福威镖局刀下杀的贼子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，再杀你一老一少，也不过是在你菜园子的土底

再添两具死尸。”萨老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不敢说，不敢说！”

待得料理妥当，天已全黑。林平之心下略宽，忐忑不安地回到镖局子中。一进大厅，只见父亲坐在太师椅中，正在闭目沉思，林平之神色不定，叫道：“爹！”

林震南面色甚愉，问道：“去打猎了？打到了野猪没有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没有。”林震南举起手中烟袋，突然向他肩头击下，笑喝：“还招！”林平之知道父亲常常出其不意地考校自己功夫，如在平日，见他使出这招“辟邪剑法”第二十六招的“流星飞堕”，便会应以第四十六招“花开见佛”，但此刻他心神不定，只道小酒店中杀人之事已给父亲知悉，是以用烟袋责打自己，竟不敢避，叫道：“爹！”

林震南的烟袋杆将要击上儿子肩头，在离他衣衫三寸处硬生生的凝招不下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江湖上倘若遇到了劲敌，应变竟也这等迟钝，你这条肩膀还在么？”话中虽含责怪之意，脸上却仍带着笑容。

林平之道：“是！”左肩一沉，滴溜溜一个转身，绕到了父亲背后，顺手抓起茶几上的鸡毛掸子，便向父亲背心刺去，正是那招“花开见佛”。

林震南点头笑道：“这才是了。”反手以烟袋格开，还了一招“江上弄笛”。林平之打起精神，以一招“紫气东来”拆解。父子俩拆到五十余招后，林震南烟袋疾出，在儿子左乳下轻轻一点，林平之招架不及，只觉右臂一酸，鸡毛掸子脱手落地。

林震南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这一个月来每天都有长进，今儿又拆多了四招！”回身坐入椅中，在烟袋中装上了烟丝，说道：“平儿，好叫你得知，咱们镖局子今儿得到了一个喜讯。”林平之取出火刀火石，替父亲点着了纸媒，道：“爹又接到一笔大生意？”林震南摇头笑道：“只要咱们镖局子底子硬，大生意怕不上门？怕的倒是大生意来到门前，咱们没本事接。”他长长地喷了口烟，说道：“刚才张镖头从湖南送了信来，说道川西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，已收了咱们送